

随笔

我与邹静之

鲍尔吉·原野

著名作家邹静之老师既是我的朋友,也是我在散文写作上的老师。

由于邹静之在电视剧、戏剧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,我不大敢提他和我的联系。但是说到我散文方面的成长,我还是要说一下他。上世纪90年代初期,我刚开始写散文,静之给我介绍认识了好多好多的朋友,同时,他对我刚开始的写作有表扬有鼓励。与他在一起说散文的时候,他常常会给我指出新的路标,有很多新的说法。

比如说要在散文里写出诗意,这是静之最看重的一件事。静之认为散文里面所能达到的一个最美的状态就是诗意和音乐性,他说的诗意是,你无论写的是什么,是乡村还是城市,或者写人际交往,里面一定要有一种诗意,但是这种诗意不能再往下解释了,诗意就是诗意,你知道了就知道了,你不知道还是不知道。诗意只可会意不可言说的。

他表扬我的一部分作品里有诗意,我不胜欣喜。后来我想,他实际上是指我应该用作品达到诗意。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,我发现这非常不容易,但我在静之的散文里发现了他所说的诗意,包括幽默、温情、浩茫,非常吸引人,是坦荡、优美、有趣的集合。静之散文里这种集合就是诗意,就是一种心头上的会心一笑,是一种美好,诗意是文学里的一部分。

静之给我影响很大,静之也给我很多帮助,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,上世纪90年代我想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静之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要填一个表。他住在北京的东边,骑自行车到北京西边的中国作家协会,花钱买了一张表寄给我,然后他找一个介绍人,自己又当我的介绍人,介绍我入会。

了解静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友善的人,他是个朴素的人,他特别愿意帮助别人,帮助到他力所能及帮到的一切人。他为人善良,他看不得别人为难。

在写作上,我从他那儿学到一种雅正的艺术观,要把东西写得端正。你可以把文章写得比较尖锐、比较含蓄、比较遥远,但取位应该是端正的。有些人用一些不端正的取位去取媚四方,取媚于读者,这没什么意思。我在这方面的观点可能有一点保守,但是我觉得在艺术上保守没有什么不好。

过去,在我的故乡,农历七月十五是春节之后的第二个大节日。早晨,长辈们要从自家地里选几株长得高壮、穗儿最长的谷子连根拔起带回家,在谷穗根部系上红布条供在家神和大门上;有时要在龙王庙里供上活羊、活猪进行祭祀活动;早饭前长辈带儿孙辈祭拜祖坟。正所谓十里不同俗,这种礼神活动就是选择上好的牛、羊、猪、鸡,恭敬地祭祀,祈求神灵保佑降福。

儿女读书求功名,找对象求子孙,出远门谋生,得病求医,甚至大牲畜防病灾害等等,村里人家会到大仙庙、山神庙、财神庙、观音庙、菩萨庙、奶奶庙、龙王庙等与之需求相对应的寺庙祈求保护。有时礼神祭祀也会出现一些特别的情况。一是自家喂养准备敬供的活物出现意外,又无力临时购买的,主家可以出一些费用,借用别人家准备宰杀的活物,由主家先完成礼神程序。已礼神的供物必须及时宰杀,否则会给主借两家招来祸端。二是在礼神过程中,活物不配合。传说以前邻村有一帮年轻人,农历七月十五到龙王庙礼神,酒也抹了,水也浇了,甚至供羊已成“落汤鸡”了,就是纹丝不动,年轻人讲“反正不能误了中午吃羊肉包子”,强行把供羊宰了,各家各户也分了羊肉。不想,包子还没蒸熟,全村突降暴雨被山洪围困。有此传说无考证。

老家缺雨,春旱“活不了苗”,秋旱“饱不了籽”。我儿时亲见过一次规模比较大的祈雨礼神祭祀活动。当年春旱严重,全沟三十多个村联合礼神祈雨,期间要唱大戏搞社



《三千年蟠桃》朱豹卿 作

细读朱豹卿先生的《豹卿写趣》画册,有生拙,有趣味,有印象。其特点就是生涩、朴拙,味道甚浓。

人与画,我想是一样的。从王犁写他的文章里能感受朱先生为人处事的特质。后来出版《朱豹卿书画选集》的后记中王犁写到,这是他为朱先生做得最有价值的事情。

朱豹卿画面的形与色很纯粹,一笔一画自如,又得天趣生拙之美,这其中他也吸收如潘天寿先生的形色观和画面品质雄强硬朗气息,也吸纳了吴昌硕先生花鸟画中在用笔上的格致,率真之气扑面而来,那一枝花,一双蝶,一尾鱼,万般物理,化为纸上生灵,凸显勃勃生机,气象如虹,笔墨浑然天成。作品《紫藤双雀》,竖式,两只雀身正面飞来,少见,那上方的紫藤花赋予节奏感,行

笔的速度快慢粗细,相交合理,不求平稳而是鲜活呈现,紫藤的用色温雅与叶面的拙率成为画面里的矛盾体,有意趣。作品《虫》《石榴》《乡土》《慈》《三千年蟠桃》《葡萄》《寿者之相》趣味小品画,其韵味十足,其中《虫》的构思和笔墨表达生涩,那昆虫,笔笔写出,有意思,与荷花与荷秆的关系颇具对照感,简款简印,只见笔墨,行色清雅。

对于传承、对于创新,他有自己的准心,也有自己的一套,他主要是在天趣和真诚的意味里找自我,寻找到一种与天然,与真趣相和谐的造型方法,把自我的情绪融入到心、手、眼的契合度上来,表达出一种别样的自我,一种天趣的自我,在天趣无限的景色中找自我。读画阅人,感怀朱豹卿先生的一片赤诚之心。



火,但中心活动是“抢龙王爷”。庙里摆放的龙王爷有1.5尺左右高,木头雕刻的,红色漆面胡须很长。活动开始时,龙王爷供在四人抬小轿里,全体供奉跪拜后,各村强壮男人齐上阵争夺“龙王爷”回本村。传说哪村先争到,哪村就先下雨、下透雨。第一天,甲村抢走“龙王爷”,第二天,其他村都要到甲村再去“抢”。此时,甲村会在路边、墙头、房上、大门口、庙门前准备一排排的大瓮水。外村人一进村,男人们都在为保护“龙王爷”,掉鞋破衣断裤带的事时有发

生。这个活动一般要进行七八天,“龙王爷”可能要在你来我往、反复争夺中路过几个村。我儿时听说,姥姥家村里有一个更独特的礼神祭祀仪式。每年农历立夏的当天夜里,村里要选德高望重三位老人,带上村里挑选的最漂亮大公鸡,在龙王庙里彻夜蹲守,等到公鸡第一声啼鸣时,不等声音叫完,立即卡住公鸡脖子,现场宰杀祭拜,据传这样可以以防冰雹灾害。

老家这些祭拜风俗,直到“文革”前还有一些。随着天文监测、人工增雨、生态改善、旱作农技、品种改良、虫害防治等一系列新科技成果进入农村,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,科学战胜了迷信,礼神许愿还愿等活动形式已转化为当地传统民俗文化,仅限于旅游、节日表演了。

现在,老人们常常聚在一起,笑谈过去祭祀中闹出的笑话。历代礼神祭祀供奉牛、猪、羊、鸡等很多,没听说哪个地方、哪户人家因此遂愿了,富裕了。前几天,笔者在右玉参观学习,右玉城边有个风神台,以前当地百姓会跪求风神止风住沙,年年拜,年年风沙越刮越大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在党的领导下,十八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,一任接着一任干,六十年终于将“不毛之地”改造成“塞上江南”了。现在故乡人民丰衣足食,好不快乐。有老人讲,咱这庙多神多祭祀多,不知磕了多少头,敬了多少香,礼了多少神。现在总算明白了,求神不如求自己,跟着共产党走,才能幸福满山沟。

人物

付主任亲自接待了杨河芬,把资料装了一大纸袋给他,还聊了一会儿。杨河芬谦虚地说来取经。付主任说,虽然都是农村,但各村情况也各有不同,扶贫工作要做好,就是要针对各村的不同特点、不同需求来确定,这是一个总体思路。还要与县情、乡情符合,要善于借势,就是借助优势,既借县里的势,也借乡里的势,总之,让农民和农村切切实实得到实惠是根本,得到的实惠多了,贫就慢慢脱了。天镇县的优势,张西河乡的优势,就是光伏发电。这是一个突破口。

杨河芬从心里敬佩、感激这位付主任。他们谈话时间不长,但付主任留给他的印象却很深。在培训的那两天里,付主

任和兰科长从始至终都和他们在一起。但是尽管如此,付主任和兰科长留给他的印象其实很模糊,可以说,如果这时走在街上遇见,他极有可能会不认识。这两位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基层干部。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气质融入机关里,显得是那样不突出、是那样平常,但是这些老基层、老机关,确实实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。杨河芬来前本来抱着只是来取资料的想法,没想到真的取到了真经。

下午,杨河芬把这一情况向李局长做了汇报。李局长任市人社局局长的同时,又兼着市委组织部副部长,对各地干部情况熟悉。他梳理了一下思路,想起市新荣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18
蒋 蒋
京 吻
著《为了母亲的
微笑》

区某个乡村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有成就、有特色、有经验,就打电话让新荣区政府的同志帮助联系安排。

杨河芬简要地向李局长汇报了培训情况,新荣区那边已来了电话,约好明天考察新荣区新荣镇光明村。李局长安排了对新荣熟悉的局里的老李陪同杨河芬考察学习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09
赵树义
著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大夫说你这个样子可不行,不如找个空气好的地方休养一段时间。李冰听人劝吃饱饭,便来到官滩乡住下,做起“寓公”。活凤村和崖头村想合办个农业科技公司,养羊,种草,李冰闲来无事,便帮他们跑跑手续,协调一下关系。后来公司经营困难,村里说你有文化,把这个公司转让给你

吧。李冰不好意思拒绝,遂由“病号”摇身变作羊倌。朋友们再聚,常拿这件事打趣,李冰却说,沁源老百姓太实在,不想让他们作难。朋友说,看来你是喝了沁源的迷魂汤了。李冰说,沁源的水真的好,下次拉几桶回来。朋友又说,你不是因为空气好,才去的沁源吗?李冰嘿一笑,下次给你装几瓶空气回来。李冰脾气好,热心肠,喜欢冷幽默,又是学理科的,做事务实也踏实。当羊倌就要有个当羊倌的样子,李冰便把省里养羊的专家朋友叫到沁源,建了个羊工作站,一方面让公司真正“科技”起来,一方面帮周边养羊户“科技化”,产品也通过羊肉绿色无公害认证和万亩饲料玉米绿色无公害认证。喝酒

喝开心了,李冰总会念叨,自己最想做的一件事,就是为沁源申请回黑山羊地理标志,不枉沁源好山好水好人。

李冰养病养成了沁源人,见面便少了。前几次来沁源没去看他,李冰很不高兴,我的羊肉就不是羊肉?来沁源就不能来村里看看我?接通电话,问李冰在不在村里,李冰说在。我说,那就杀一头羊,等我晚上去大快朵颐。李冰问,还有谁?我说,一个美女司机,一个美女向导,记得备上美酒。老邓和宋勇在一旁“哧哧”地笑。

离开丹雀小镇,径往景凤方向驶去。这段路来来回回跑过不知多少遍,总有一种看不够的感觉,思来想去,就差沿着景凤河走一遭。

纪实